

# 滌 心 軒 隨 筆

唐 湘 清

## 44. 如來神力

有人聽說佛陀萬能大力，驚疑不信。殊不知妙法蓮華經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，對於佛陀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神力，說得很清楚。故節錄佛經偈言如下：「諸佛救世者，住於大神通，為悅眾生故，現無量神力。舌相至梵天，身放無數光，為求佛道者，現此希有事。諸佛響歎聲，及彈指之聲，周聞十方國，地皆六種動。以佛滅度後，能持是經故，諸佛皆歡喜，現無量神力。」諸如此類經文中，一再讚歎佛陀有無量神力，可知說佛陀有萬能，非但不誇張，且萬能尚不足以充分表現佛的全能，因為「萬」以上尚有億兆等更高數字，「萬」並不是完全的數字，必須如法華經云：「諸佛神力，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」，方足以充分表現佛的全能。日可令冷，月可令熱，佛陀的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神力，永遠不可動搖。波旬子孫想奪去人類對佛陀的皈依，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。

## 45. 不可思議

太虛大師在念佛往生的原理一文中說：「佛法明因緣所生法，有兩種力：一可思議力，二不可思議力」。又說：「可思議因緣力所生

果，雖很實在明確，但不能包括一切因緣生法，所以進一步要說明不可思議因緣生果的理」。今白衣楊顯祥先生否認佛陀全能，粗看起來，好像他也有一套佛經的根據，其實他未窺佛法全豹，只是看到佛法一角的「可思議力」，沒有知道可思議力並不能包括全部佛法，如僅以可思議力而論，當然無法說明佛陀的全能，因為可思議力是可以心識分別思量的，佛陀不可思議力的全能，就非凡夫心識所能分別思量。所謂「自業自得」，以及白衣先生所學雜阿含經的一節經文，都是就可思議力立論，但太虛大師在所講念佛往生原理說到定力不可思議時，曾這樣說：「若有人造了定業，依可思議力當然不可轉，但依三昧加持力，就得解脫」。這可證明依佛菩薩的不可思議力，可以解脫定業。佛陀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神力，這在佛經中說得很明白，不必置疑。今有白衣楊先生其人，稍讀幾本佛經，只是懂得佛法中粗淺的可思議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悍然否認佛陀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神力，這何異以蠡測海，以管窺天，更無異瞎子摸象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以盲引盲，誤人不淺。忠告白衣楊先生：其速及早回頭，虛心闕藏數年再談！！

## 46. 眾生自度

佛經上說：「佛不度人，眾生自度」。前一句是佛陀的自謙語，

後一句是佛陀對眾生的勉勵語。佛是無我相，無所住的，所以雖度盡眾生，而自覺未度。如金剛經云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。上一句是指佛陀能度盡眾生的事實，下一句也是佛陀功成不居的自謙語。世間的君子，也都自謙沒有學問，沒有能力，可是小人不知君子自謙，就自高自大，反過來毀謗君子無能；有人看到佛陀自謙，也就自高自大起來，以為自己力量比佛陀還要大，悍然否認佛陀的全能，徒自形其小人而已。要知佛說眾生自度，只是說明眾生本亦具有佛陀同樣全知全能的德性，教眾生不要辜負本有佛性而已。佛法之所以異於外道者，就是外道如基督教等的教義，他們只認為上帝全知全能，其他的人不論怎樣的覺悟，永遠沒有全知全能的。一天，這樣說法佛教是不承認的。佛教的看法，上帝只是淺知淺能，還沒有達到全知全能的地步，佛才是無所不知及具有無量神力者，但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將來都有成佛的一天，眾生成佛以後，也成為無所不知的「普知尊」以及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神力者了。

## 47. 平等真義

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義一書，曾說平等有真假之分，概括的說：「平頭的平等是假平等，立腳的平等是真平等」。換言之把聖人壓低與凡夫一樣的平等，叫做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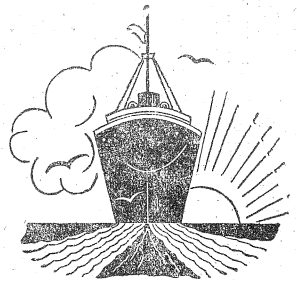
頭的假平等；凡夫也有機會上進做聖人的平等，才是立腳的真平等。佛法所談的平等，其道理亦復如是。倘若把佛陀壓成與凡夫一樣的平等，不是真平等。佛法的平等，是基於立腳點的機會，皆有佛性，眾生都有上進成佛的機會，這樣立腳點的機會平等，才是真正的平等。基於上述之理，我們絕對不能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，只能說眾生將來都能成佛以後，也能與佛一樣的無所不能及具有無量無邊神力，這才合於佛法平等之理。楊白衣先生諦聽諦聽：我現在帶給你一個歡喜的福音，你將來也能達到無所不知及具有無限神力的地步，希望你不要自暴自棄，珍重珍重！！

## 48. 神是什麼

神佛之分的問題，至今尚未澄清，要澄清這問題，僅使世人認清佛陀無所不知及無限神力的真面目，還不夠，更要使世人認清神的真面目，俾二者不致混淆，神的真面目究竟如何？正信的佛教徒都知神決不是全知全能，只有邪知邪見之徒，才會口口聲聲說全知全能的神；正信佛徒都可一致的認清：「神是知能有限的有情」。神既不是全知全能，那麼說佛是全知全能，是沒有把佛當作神。神是知能有限的，白衣先生若認為佛的知能有限，那就是把佛當作神了。嗚呼！愚夫愚婦神佛不分，本不足怪，乃曾任佛刊編者的楊白衣先生之流，竟亦把佛陀與「知能有限」的神，等量齊觀，豈不大可哀哉！！

## 49. 覺行圓滿

覺有「非究竟覺」與「究竟覺」之別，非究竟覺不是完全的覺，到了



# 黃昏幽思 向生

我愛 旭日初 升的早 晨，更 愛晴朗 的黃昏

富有蓬勃的朝氣，能鼓勵人上進；黃昏却有使人探不清的神秘！尤其因黃昏是黑夜的序幕，光明的尾聲，更覺得彌足珍貴！

當晚霞燒紅了西天，夕陽啣接着山尖，落日用餘暉跟我們打最後一次招呼的當兒，這情調實在是太美了！簡直是無法形容；用巧妙的畫筆勾畫不出它的幽艷綺麗，用優美的詩篇也現不出它的深邃神秘！何況我既不是詩人也不是畫家？……面對着天地無盡藏的一忽，我實無能措置一詞！欣羨、留戀之餘，我只好擱筆危坐，昂首遙遙的西天，悵然遐思……

雖然黃昏是如此的短促，但是我也不會輕易放過這稍縱即逝的晚景啊！

當夕陽毫不留情地滑下西山，晚霞與炊烟混成一片，也將隨輕風而去的時候，不禁使我黯然神傷，浩然長嘆：美景難駐，世事無常，人生又能有幾許優美的黃昏！……這時，遠山近水已呈模糊的一片；疏星淡月，散佈在天邊，夜神展開了殘忍恐怖的翅膀，把整個大地萬物都籠罩在它的黑暗裡！晚風更加重了夜的淒涼，使人倍感孤獨，悲傷！

光明會變成黑暗；美麗會變成醜惡，如此巨大的演變，僅只在短促的剎那！由此足以證明，不但人生無常，自然界也是同樣的無常！看起來美好的有什麼值得欣羨與留戀；醜惡的又何必揚棄與煩厭！總之都是過眼的雲烟，留不下一絲痕跡！只有永遠的，澈底的，常駐不變的真理，才是我們追逐的對象。

我處身在這瞬息萬變的自然變化裡，不禁使我汚濁的心胸忽然開朗——我悟到萬物都是虛幻，一切都是夢。人生短短的數十寒暑，中間再加上衣食住行種種麻煩，和離愁病苦種種痛苦，即使是個夢，也是個短促不詳的惡夢啊！人雖自詡為萬物之靈，然而實際上他却比任何事物都來的渺茫、飄忽，想穿了真是了了之味。一天到晚明爭暗鬥，勞勞碌碌，究竟是為誰辛苦為誰忙？縱然是用盡心機，絞盡腦汁，微俸爭得赫赫巍巍不可一世，家藏萬貫兒女成行，到頭來還不是輕車快馬兩手空空，而去也匆匆；結果，肉化春風骨成泥，到那時那裡再去找貧賤富貴、你我他！……

這並不是無味的牢騷，事實確是如此，誰也不能否認。

人生的過程既是如此的悽慘悲愴，生命的存在既然是如此的短促無常，又何不早放下萬緣——煩惱的根源——另覓妥善的途徑，以求歸真反璞早證故我，而還是那麼執迷不悟地在無邊苦海裡沉浮掙扎呢？——我不了解其中的原因，也無從探討它的根源，只能說這是現

實人生中的矛盾。想到這裡，不禁使我張惶失措，適從無依；事實我也是生活在無邊的矛盾中找不着正途的一個！……

思緒起伏，感慨萬千，內心的沉重，與夜色的深沉成正比的有增無減！

天邊的星星，閃着尖銳的眼睛，好像在譏諷我的無能，與缺乏果敢的抉擇；夜風從林邊吹起，吹拂着我發燙的面龐，因之，我恐懼迷惘的心裡也感受到一陣涼爽；更從微風中聽到一縷輕柔和樂的妙音，鐘聲送入的耳鼓。這好像是午夜鐘聲，驚醒了我的迷夢；於是我便藉着明月的清暉，向着妙音的來源踽踽走去。越往前走聲音越清析，心境也越平順，啊，這原來是左近新築的佛堂裡發出來的貝葉梵音！佛堂上鐘鼓齊鳴，他（她）們都正在專心一志，誠懇懇地做着晚課。我頓時覺得是置身另一個天地裡，整個的身心都浸潤佛的慈光裡；這裡沒有憂慮，也沒有煩惱，有的就是一團慈祥，和普遍的和平。

佛堂的大門是敞着的——表示歡迎每一個要進來的人。我鵠立在門外，却又不禁踟躕了，我是不願進出，却是自慚形穢，和賦性愚蠢不敢遽然加入這莊重肅穆的行列！再往上看，莊嚴的法像——西方三聖正在含笑向我招手：進來吧！這正是你急於尋求的正途，最有意義的歸宿；並且是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」，一分功行有一分的成就，功行圓滿定能證得佛果。……於是，我便躡身投入佛的懷抱，頓感無比溫暖與快慰；從此，我的神志不再飄忽了，我的心不再惶惑了，我的生活更安定，慧命也更充實了。

## 50. 難化能化

完全的覺，叫做究竟覺，就成為「覺行圓滿」的佛。現在分析覺行圓滿的意義，覺以知為先決條件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說：「先知先覺，後知後覺，不知不覺」，由此可見有知才有覺，無知即無覺。進而言之，有了完全全的知，才有圓滿的覺。再談行的圓滿，行以能為基礎，有一分的能，方有一分的行，無能決不能行，小能小行，大能大行，有了完全全的能，才會達到行的圓滿。佛陀之所以稱為覺行圓滿者，就是因為佛陀具有完全全的知，完全全的能。圓滿是完全而毫無缺陷的意思，若知能不全而有缺陷，就不能稱為覺行圓滿。所以我們必須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佛是完全全的覺者，不是淺知淺能的神」。這樣才可說是正信佛教徒所共許的。質之正在潛心闡藏的大德，現在能以吾言為然否？

佛經上說：「南閻浮提眾生，剛強難化」，這話真不錯。普通人不必說，就是携妻帶眷居住寺廟的白衣先生，不思報答佛恩，反而悍然否認佛陀的全知全能，雖經予以諄諄開導，仍執迷不悟，彼一驚不通，猶以釋疑者自居，以圖混淆聽聞，眾生的剛強難化，於此可見。但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神力的佛陀，不論如何剛強難化的眾生，佛陀都有能力予以感化。正能勝邪，佛能降魔，波旬子孫現已投降了一半，將來必有全部降伏的一日。最後勝利，屬於佛陀。最高榮譽，歸於佛陀。親愛的佛教正信弟兄姊妹，我們要為佛陀的勝利而高歌，我們要為佛陀的榮耀而歡呼!!!